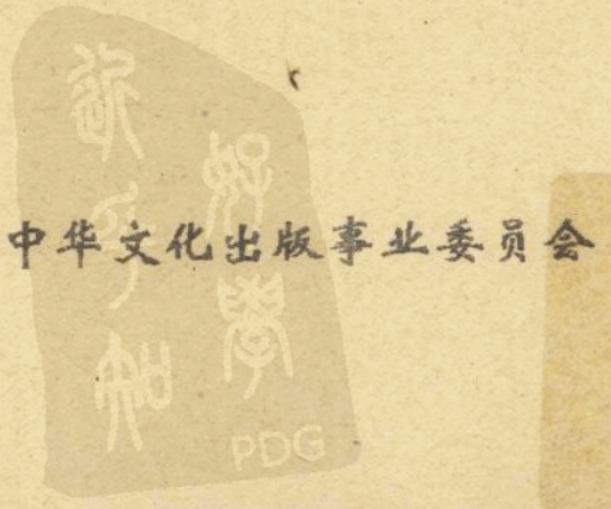


# 中越文化论集

## (一)

郭廷以 等著



# 中越文化論集

## 總 目

中越一體的歷史關係	郭廷以
二千年來的中越關係	勞幹
越南與中國的歷史關係	朱雲影
地理觀點上關係密切的中越	王益匡
中國民族與越南民族	芮逸夫
中越兩國的民族與文化關係	衛惠林
儒學在越南	羅懷
談越南漢詩	彭國棟
中越書緣	昌彼得

中越外交關係史略

陶 鎔

五

五代宋初之越南

陳荆和

三

元以前越南在中外交通史上之地位

方 豪

三

南明中越關係史話

彭國棟

三

越南建國與文化革新

許同萊

三

中越音樂文化之今昔觀

朱永鎮

三

越南錢幣與中國

楊雲萍

三

越南家族中的長子地位

杜而未

三

越南民間節令

蘇 子

三

附 錄

中國關於越南著述目錄

國立中央圖書館編

三

# 中越文化論集（一）

## 目 次

中越一體的歷史關係	郭廷以
二千年來的中越關係	勞幹
越南與中國的歷史關係	朱雲影
地理觀點上關係密切的中越	王益匡
中國民族與越南民族	芮逸夫
中越兩國的民族與文化關係	衛惠林
儒學在越南	羅懷
談越南漢詩	彭國棟
中越書緣	昌彼得

# 中越一體的歷史關係

郭廷以

在環繞中國的鄰邦中，與中國接觸最早，關係最深，彼此歷史文化實同一體的，首推越南，特別是在千年以前。其成爲中國的郡縣，與廣東廣西同時，而較臺灣則最少亦早一千八百年。

越南古稱交趾，屬於九州中的揚州。相傳首肇封疆的越南開國之君爲炎帝神農氏的三世孫帝明之子，封涇陽王，號赤鬼國。三傳至雄王，改號文郎，自是世主皆號雄王。距今四千餘年，即帝堯之時，曾來貢獻。三千年前，即周成王之時，又來入朝，始稱越裳氏，至戰國晚年國亡。繼之而起的爲安陽王蜀泮，據說爲巴蜀人，一稱蜀王，國號甌貉（貉），一稱西甌。

各國的古史，往往雜有許多神話，越南也不例外。關於涇陽王雄王的故事，固不盡可信，即安陽王的傳說，亦不無可疑，但要可窺知遠古時代中越關係的史影。

戰國之世（文郎晚年），居邊的國家，無不積極向外開拓，如秦之於西北，趙之於北方，燕之於東北。楚爲南方大國，悼王之時（西元前四〇一—三八年）吳起爲相，大事改革軍政，國富兵強，於是北卻三晉，南平百越，即揚越。百越包括的地盤頗廣，今之兩廣及越南的北部，均在其內。楚人不惟早已進

中越一體的歷史關係

入中原文化系統，前此一百六十年已自謂「撫有蠻夷，以屬諸夏」。及平百越之後，其對於越南的經營，亦必有不少成就。所可知者，南海所出產的犀角、象齒、翡翠、珠璣，應均係由越南經楚國而傳入中土。大概由於楚人的南征，文郎國勢不振，終亡於蜀泮，而蜀泮可能係隨楚軍南去的蜀人之後。

中越的關係到了秦始皇時，益為密切。始皇二十四年（西元前二二三）滅楚，又二年盡定楚地，乘機收取包有越南在內的「南越」，此大約為始皇二十六年（西元前二二一）的事。始皇的動機，據說是為「利越之犀角、象齒、翡翠、珠璣」，因命屠睢將五十萬人南征，作戰的經過，相當艱苦，「三年不解甲弛弩」，並由史祿轉餉，開鑿靈渠（灘水），南接桂江，北連湘水，聯貫西江與長江，以通糧道。「越人皆入叢薄中，與禽獸處，莫肯為秦虜，相置桀駿以為將，而夜攻秦人，大破之，殺尉屠睢，伏屍流血數十萬」。於是再發逋亡人、贊堵、賈人，二次進兵，（約在西元前之二一八）卒予底定。三十三年（西元前二一四），正式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。南海、桂林二郡在今廣東、廣西境內，象郡則包有今之越南北圻及中圻的大部，直抵承天府。設治派官之外，並遣戍徒民，使之與越人共居，此對於越南的開發進步，及中越文化血統的融合，當大有裨益。這種工作，應係始於初次南征之時，據「史記南越尉佗列傳」云：始皇「以謫徙民，與越雜處十三歲」。徐廣註曰：「秦并天下（西元二二二）至二世元年（西元前二〇九）十三年」。不只中原人南去，同時亦有越人北來，且曾任官將兵，建立邊功，垂名後世。據云：「交趾慈廉人（慈廉在今河內之西）李（阮）翁仲，身長二（一）丈三尺，氣質端勇，異於常人，始皇二十六年，入仕

於秦，至司隸校尉（？），將兵守臨洮（甘肅岷縣），聲振匈奴。卒後，始皇爲鑄銅像，置咸陽司馬門，腹中容數十人，潛搖動之，匈奴以爲生校尉，不敢犯」。所以後世稱銅像及石像皆曰「翁仲」。此一故事，雖有幾分近乎神話，要必有所本。

影響越南文化歷史最鉅的爲西漢前期的趙佗，即南越武帝。趙佗原籍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，據其漢文帝元年（西元前一七九）報漢文帝書，自謂處越四十九年，是其遠在始皇十九年（西元前二二八），即戰國末年，亦卽秦征南越之前，他已到了南海，可能是爲了商販。真定屬於趙國，不久趙爲秦所滅，而秦楚又連年交兵，不得北歸，遂留嶺南（一說趙佗於秦軍二次南征時統兵至越）。秦定南越，用任囂爲南海郡尉，趙佗則任南海龍川（廣東龍川）令。秦末中原大亂，任囂謀據地自雄，會病甚，環顧郡中長吏，無足與言，因召趙佗，屬以後事，命行南海尉事。二世二年（西元前二〇八），任囂死，趙佗即斷絕北通中國之道，聚兵自守，借端誅除秦所置吏，代以自己的親信。秦亡，趙佗進而擊并桂林、象郡，自立爲南越武王（西元二〇七），都番禺（廣州）。

漢高祖既有天下，大亂之後，中國勞苦，欲與南越和好相處。高祖十一年（西元前一九六）命當時的學者兼政治外交家陸賈前往，立佗爲南越王，承認了他的政權，希望他「和集百越，勿爲南邊患害」，彼此通使立市。趙佗曾問陸賈：「我與漢帝熟賢？」？自謂「吾恨不起於彼，何遽不若漢？」很可想見他的自信與氣概。呂后執政之時，禁止南越關市鐵器，貿易停阻，國交惡化。趙佗大怒，於呂后五年（西元一八

三），進號南越武帝，發兵攻長沙邊邑，漢兵往擊失利。趙陀並以兵威役屬閩越，甌駱（甌駱的安陽王蜀氏，在秦定南越之後，大約仍據有一隅之地，至是完全為趙陀所併），其領域西至今越南中部，東兼福建，北包湘南，成為「與漢並雄」的南北兩帝國。及仁德的漢文帝即位，對外採取安撫政策，特為真定趙陀的親家置守邑，歲時奉祀，召其從昆弟，寵以尊官厚賜，並命陸賈二次出使南越。趙陀大為所動，上書謝過，願長為藩臣，以奉貢職，「去帝制黃屋左纛」，時為文帝元年（西元前一七九）。景帝時，稱臣遣使入朝，然其居國，「竊如故名號。」

趙陀在位七十年（西元前二〇七——一三七）據云享壽一百二十一歲。孫文王趙胡繼立，在位十二年（西元前一三六——一二五），對漢極為恭順。其後為明王趙嬰齊，嬰齊為太子時，曾入長安宿衛，娶邯鄲女樛氏女，在位亦十二年（西元一二四——一三）。再後為哀王趙興，趙興之母即樛氏，至是成了太后。太后私行失檢，不得人心，欲倚漢威以自重，漢武帝元鼎四年（西元前一一三），請求內屬，一如諸侯，武帝許之。南越丞相呂嘉力持不可，爭執不下。武帝遣韓千秋將二千人前往鎮撫，呂嘉遂反，攻殺哀王及太后，盡殺漢使者，擁立明王長男越妻之子趙建德為王，擊滅韓千秋等。這次的事變，實為內屬派與主派的衝突，亦可視為漢越兩派之爭。於是漢軍大舉進討，樓船十萬，兵分四路，於元鼎五年（西元一二）出動：一出江西，一出湖南，一出廣西，另一路則自貴州順牂牁江東下，如加上閩越王的一路，則為五路。翌年（西元一一）統帥路博德、揚僕所率的湖南江西兩路主力軍攻佔番禺，俘趙建德、呂嘉，招降

蒼梧、桂林、甌駱，南越政權消滅，計傳五世九十七年（史記作九十三年）。

## 二

自涇陽王建國，經安陽王而至趙佗，統治越南的王室，均系出中原，中間一度又曾爲中國郡縣，中原文化之隨之流入，固不待言，內地人士之南移者，亦必不在少數，秦始皇的設官徙民，固爲顯著的事實，而趙佗的影響與貢獻更大。漢高祖曾稱道他治理南越，「甚有文理，中縣人（即自中原移去的內地人）以故不耗減，南越相攻擊之俗益止」，確能「和集百越」（先是趙佗曾求無天之內地婦女三萬，以爲士卒衣補）。越南史家謂其「與漢高祖各帝一方，有愛民之仁，有保邦之智，武功攝乎蠶叢（蜀泮），文教振乎象郡，以詩書而化訓國俗，以仁義而固結人心；教民耕種，國富兵強；詞極謙遜，南北交歡，天下無事，享國百有餘年，真英雄才略之主也。文王以武帝之嫡孫，續承舊業，凡其制度典章，一遵先王成憲，……亦繼體守成之君也。」（黎嵩，「越鑑通考總論」）。

漢武帝既定南越，分其地爲九郡，由交趾刺史監管。南海、合浦二郡在今廣東境內（廣州，合浦），儋耳、珠崖二郡在今海南島境內（儋縣、崖縣），蒼梧、鬱林二郡在今廣西境內（蒼梧、桂平），而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三郡則均在今越南北圻、中圻，亦即秦時的象郡（趙佗滅安陽王後，已將象郡析爲交趾，九真二郡）。交趾就是現在的河內，九真在現在的清華（化），日南在現在的順化。日南的取義，言其在日

之南，漢書地理志謂當地居民「開北戶以向日」。日南的最南屬縣爲象林，以隴雲山爲界，漢帝國的領域，直抵今之廣南。武帝以石載爲交趾太守，治龍淵，即龍編（河內），並「徙中國罪人，雜居其間，稍使學書，粗通禮俗」。終西漢之世，不惟中越相安無事，同時加強了中國與南海的關係。

漢武帝爲了應付塞北匈奴的威脅，因之有張騫的西使，西域陸道隨之而通。而南海航行的促進，則與收併嶺南的南越有關。中國與南海的交通，遠在漢武之前。西元三世紀，即戰國後期，印度人的記載已提及震旦（中國）所產的絲織，會販至印度；張騫出使西域之時，亦曾在大夏（Bactria，今阿富汗境）見有四川的蜀布邛竹杖出售（時在西元一二九——一三八）。張騫追問這些貨物的來源，大夏人告訴他係販自身毒（印度）。蜀物的流出，或中印的交通，約可分爲西、東、中三道，西道係經今西康，滇西而入緬甸，順伊洛瓦底江或薩爾文江出海，再轉印度或羅馬（大秦），所以有「益州永昌（雲南保山境）通大秦」之說。東道係經今貴州境內，順牂牁江入廣西，轉西江經廣東出海。中道可能係經今雲南，順紅河入越南北圻，由東京河內出海。就中東、中兩道的大部均在南越境內。班固「漢書地理志」謂南越近海，「多犀象珠璣銀銅果布之湊，中國往商賈者，多致富焉，番禺其一都會也」。拖雷梅（Ptolemy）「地理書」謂越南北部的港口爲 Cattigara，一名「中國港」，大概就是今之河內，漢之龍編。班固拖雷梅的記述，不當單認作是指漢武帝以後的事，前此的南越海上關係，亦應如是。不過自武帝以後，愈趨繁盛而已。武帝爲發揚漢帝國的聲威，愛好域外的奇異珍品，推進中國的絲帛貿易，在張騫東歸之後，即積極經營西域。

。及收有南越，海外的知識增長，爲了同樣的理由，對於南海的經略，自亦不會放過。於是南海諸國，皆來獻見，並特置譯長，「與應募者俱入海，市明珠、璧流離（琉璃）、奇石，異物，齎黃金雜繪而往……蠻夷賈船，轉送致之」，遠至印度半島的黃支國（即唐之建志補羅，Kancipura）。番禺，龍編之外，廣東境內的合浦，徐聞，越南境內的日南，象林，亦俱爲重要港口。從此中國與南海的接觸頻繁，對於南海的了解愈深，華人之南去者漸多，日久即在海外開闢了一個新天地，其直接間接，實均與越南有關。

如與中原相較，交趾，九真，日南的文化程度，原初頗爲落後，長幼無別，衣履不全，且言語不同，必須經過輾轉翻譯，方能互相了解。秦末及漢武帝以來內地人移入日多，教化漸興。前漢平帝時（西元一—五），漢中人錫光爲交趾太守，復教以中國禮義，授以衣冠之制，頗收成效。王莽之季（西元二〇—一二四），交趾一度閉境自守，與內地隔絕，至光武建武五年（西元二九），刺史鄧讓與錫光等內附，宛（南陽）人任延爲九真太守，治績尤著。九真俗以射獵爲業，不事牛耕。交趾以地接中國，已知農稼，九真人常來購買糧食。任延因教其製造農具，從事耕種，百姓因之充給。九真人不知稼穡，無所謂夫婦及父子姓氏，任延教以媒娉姻娶，貧而無力具聘禮者，由長吏以下，節省俸祿，以賑助之，據云「同時娶者二千人」。進而建立學校，廣施教育，使習經義。任延在事四年，及召還，九真人爲之立生祠，生子皆以「任」置名（任字後來轉爲「文」字）。論者謂交趾的華風，始於錫光，任延兩太守，足證其影響之大。不只交趾，即九真徼外之人張游，亦於建武中期率其種人慕化內屬，封爲歸漢里君。

交趾的文教雖已頗有可觀，但政治方面尙未臻清明。由於海外五市，「其地有明珠、翠羽、犀、象、玳瑁、異香、美材之物」，官斯土者「率無清行，上承權貴，下積私賂，財計盈給，輒復求見遷代，故吏民怨叛」。建武十五年（西元三九），交趾太守蘇定爲政貪暴，十六年（西元四〇），交趾女子徵側、徵貳姊妹舉兵反，攻陷州治蒼冷（安朗，前漢交趾治龍編，後漢移蒼冷），九真、日南及合浦蠻夷紛起響應，寇略六十餘城，徵側自立爲王。十七年（西元四一），光武拜馬援爲伏波將軍南征，由長沙，零陵、桂陽、蒼梧前進，屢戰屢捷，十九年（西元四三），斬徵側、徵貳於金溪穴（越南太原西）。馬援復將大小樓船二千餘艘，戰士二萬餘人，續平九真，日南，立銅柱於南界極邊，其地約在今之廣南。此次馬援南征，對於中越交通的改進，越人文化的提高，均大有貢獻。進軍之先，籌畫週詳，具備車船，修治橋道，開通溪漳，儲備糧穀，然後沿海而進，隨山刊道，長達一千餘里。「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，穿渠灌溉，以利其民。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，與越人申明舊制，以約束之。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。」建武二十二年（西元四四），馬援班師，計在越三年。

明帝時（西元五八——七五），南陽人李善爲日南太守，以惠愛爲政，懷來異俗，尋遷九真太守。和帝永元十二年（西元一〇〇），象林蠻夷二千餘人爲亂，事定之後，因置象林將兵長史，漢對中圻南部的統治，隨之加強。安帝永初元年（西元一〇七），九真徼外蠻舉土來歸，開境千八百餘里。延光三年（西元一二四），日南徼外蠻繼之內屬。順帝永和二年（西元一三七）日南象林蠻夷數千內犯，攻象林縣，交

陸刺史樊演等征討失利，反爲所圍。明年（西元一三八），朝廷議發荆、揚、兗、豫四州大軍赴援，大將軍從事李固力言不可，主以政治方式解決，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，以爲刺史太守，罷斥不治興情及無能的長官。並謂前并州刺史長沙祝良，性多勇決，前益州刺史南陽張喬，破虜有功，皆可任用。朝廷從其所請，即以祝良爲九真太守，張喬爲交趾刺史。張喬到後，開誠慰諭，並皆降散，祝良單車入叛軍中，招以威信，降者數萬，皆爲祝良築起府寺。順帝末年及桓帝後期（西元一六〇），兩任交趾刺史的九江夏方，亦威惠素著，安撫有功。

### 三

東漢季世，國家多故，交趾官吏又多不得其人，往往擅作威福，侵虐百姓，因之一再激起事變。靈帝中平元年（西元一八四），交趾屯兵反，朝廷特選能吏東郡聊城人賈琮爲刺史。琮到後訊其狀，僉白：前政賦斂深刻，百姓莫不困乏，京師道遠，無所告訴，民不聊生，故相聚以拒之，非眞叛也。琮乃遣人分行慰諭，使各安其業，招撫流亡，蠲復賦斂。於是誅爲苛虐之魁首者，簡良吏，守諸郡，百姓以安。街巷爲之歌曰：賈父來晚，使我先反；今見清平，不敢復叛（據「大越史記全書」，「後漢書賈琮傳」文字稍有出入）。賈琮「在事三年，爲十三州最」，交趾亦從此獲得長期安定。所以後來朝廷從劉焉之議，改各州刺史爲牧伯，提高其地位，加重其權力，以禁弭地方暴亂，鎮安方夏，而劉焉則陰求爲交趾，以避時難。

繼賈琮任交趾刺史的爲交趾人李進，交趾人文之盛，於此可見。獻帝建安五年（西元二〇〇），李進上言：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，今登仕朝廷，皆中州之士，未嘗獎勵遠人。」因詔「交趾之有孝廉茂才，許除補屬州長吏，不得任中州。」另一越人李（阮）琴，宿衛京師，遂邀其鄉人卜龍等五六人當正元。復以李琴之請，以交趾茂才一人爲夏陽（陝西韓城）令，孝廉一人爲六合（江蘇六合）令。其後李琴於晉時仕至司隸校尉，日南人張重爲金城（甘肅皋蘭）太守。論者謂「越人得與漢人同選者，李琴、李進有以開之也。」而越人之得與漢人同選，實以其具有可以同選的條件，亦即與漢人相當的學養。

獻帝初年，交趾刺史朱符以橫暴激變敗亡，州郡大擾，中國的力量幾不克維繫，幸有士燮厥起，得保不墮，且使交趾文教，愈爲光大。士燮的先世爲魯國汶陽（山東寧陽）人，以王莽之亂，避地蒼梧廣信（廣西梧州）。六傳至士燮之父士賜，漢桓帝時（西元一四七—一六七），曾任日南太守。士燮少年時代，游學京師洛陽，從名師治左氏春秋，先後舉孝廉茂才，補尚書郎，除巫令，遷交趾太守。其弟士壹亦曾任司徒（丞相）的屬官，頗見禮重。朱符敗死，士燮乘機，掌握交趾，以士壹爲合浦太守，士勣爲九真太守，士武爲南海太守。於是「兄弟並爲列郡（士勣、士武亦均士燮之弟），雄長一州，偏在萬里，威尊無上，出入鳴鐘磬，備具威儀，笳簫鼓吹，車騎滿道，胡人夾轂焚香者，嘗有數十。……當時貴重，震服百蠻」，聲勢邁越了四百年前的南越武王趙佗，越人皆呼曰王，他已儼然成了天南的皇帝。

朱符死後，漢獻帝建安八年（西元二〇三），以原任交趾太守南陽張津繼任，改交趾爲交州，刺史爲

州牧，將州治內移蒼梧廣信，又七年，再遷南海番禺。州治之所以內徙，想來不外兩種原因，一為士變勢強，不容張津再居交趾；一為張津亦係東漢末年的一位具有雄心的人物，有意逐鹿中原，大約以後者近是。張津昔在京師，有志匡扶王室，此時則好鬼神之事，摒舍中國的典制禮教，廢棄漢家的法律，用紅巾裹頭，鼓琴焚書，讀邪俗道書，假以媚誘愚惑羣衆，其行徑頗與黃巾及張魯爲近。後以北與據有荊州的劉表相爭，結果爲其部將所殺，因之士變的地位勢力益爲穩固。

漢末歷經黃巾，董卓之亂，中原人士遠走交州者，不在少數。如三國時代的名人汝南（河南汝南）許靖（後仕蜀至太博）及沛郡竹邑（安徽宿縣）薛綜（後仕吳至少傅）等均在其內。士變「體器寬厚，謙虛下士」，對他們均優加敬待，「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。」赤壁戰前，劉備爲曹操所逼，亦曾欲南投蒼梧。陳國（河南淮陽）袁徽亦爲流寓交州的名士，在其與尚書令荀彧書中，於士變尤稱道備，謂「士府君既學問優博，又達於從政。處大亂之中，保全一郡二十餘年，疆場無事，民不失業，羈旅之徒，皆蒙其慶，雖竇融保河西，曷以加之。官事小閑，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，尤簡練精微。吾數以荀彧傳中諸疑，皆有師說，意思甚密。又尚書兼通古今，大義詳備，聞京師古今之學，是甚忿爭，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。」所以士變不僅是一位政治家，而且是一位學者。

此時的割據羣雄，如荊州劉表，江東孫權，及控制中央的曹操，均欲染指利盡南海的交州。初爲劉曹之爭，繼爲孫曹之爭，而士變的應付策略亦極靈活。張津被殺，劉表以近水樓台，乘機遣零陵賴恭代之，

並以吳巨爲蒼梧太守。曹操以限於地理，因施展其政治手腕，許靖先曾致書勸其聯好張津，至是力爭龍絡士燮，以爲綏南中郎將，董督七郡（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蒼梧、桂林、合浦、南海，儋耳及珠崖二郡已於西漢昭帝始元五年，即西元前八二年，元帝初元三年即西元前四六年分別置東），仍領交趾太守。士燮表示服從，遣使入京奉貢，晉授安遠將軍，封龍度亭侯。曹操意在借士燮以牽制劉表，士燮亦思結外援，有志中原（士燮曾從許靖之諫，通好益州劉璋，未獲報應）。建安十三年（西元二〇八），劉表卒，繼之以赤壁之戰，而賴恭亦爲吳巨所逐，中原與交州的形勢均起變化。孫權拒退曹操之後，曹操南進計畫遭受挫拆，孫權的北方威脅暫時解弛，目光南注，決乘破曹餘威，收取交州。建安十五年（西元二一〇），以「德度規檢，見器當世」的淮陰步驥爲交州刺史，翌年（西元二一一）到任，首誅蒼梧太守吳巨，威聲大振，士燮兄弟相率供命，奉承節度，孫權以爲左將軍，交州遂爲吳有。士燮對於孫權的恭順忠誠，尤過於其對曹操，建安末年（西元二一九——二二〇），孫權既敗關羽，完全佔有荊州，士燮遺子士廩入質於吳，孫權以爲武昌太守。吳蜀失和，士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闊等使東附吳，以功遷衛將軍，封龍編侯，士燮偏將軍，都鄉侯。而南海的珍奇諸物，亦大量內輸，對於吳國的財用，自有裨益。「吳志士燮傳」云：「燮每遣使詣權，致雜香、細葛，輒以千數，明珠、大貝、流離、翡翠、璫瑣、犀、象之珍，奇物異果，焦、榔、龍眼之屬，無歲不至。壹時貢馬，凡數百匹，權輒爲書，厚加寵賜，以答慰之」，並以此類南海珍奇交易魏國的馬匹。

吳黃武五年（西元二二六），士燮卒，年九十，綜計治理交趾四十餘年。他的最大的功績，為提高越南的文化，使其真正與內地一體。後世的越南史家對他無不頌揚備致。「越鑑總論」謂：「士王習魯國之風流，學問博洽，謙虛下士，化國俗以詩書，淑人心以禮樂，治國踰四十年，境內無事」。「大越史記全書」謂：「我國通詩書，習禮樂，為文獻之邦，自士王始。其功德豈特施於當時，而有以遠及於後代，豈不盛矣哉！越人立廟事之，號士王僕」。越南「四字經」亦云：「三國吳時，士王為牧，教以詩書，薰陶美俗」。不過這種偉大成就，不能完全歸之於士燮，當時流寓交州的中原學士大夫，與任職交州的名宦循吏，如上述的許靖、袁徽、薛綜、步驥，以及袁沛，徐元賢（見許靖致曹操書）劉熙（見吳志薛綜傳）陸胤（見下），均有其影響貢獻，但中心人物，則為士燮。

建安二十五年（西元二二〇），呂岱代步驥為交州刺史，晉授安南將軍，這是「安南」名字的初見。士燮卒，孫權為加強統治，打破士氏的勢力，從呂岱之議，分合浦以北四郡為廣州，交趾以南三郡為交州，以呂岱為廣州刺史，將軍戴良為交州刺史，校尉陳時為交趾太守，南遷士燮之子士徽為九真太守。士徽抗命不服，自署交趾太守，發兵戍海口以拒戴良等。呂岱上疏請討，先移書交趾，告喻禍福，然後督兵三千，晨夜浮海，潛軍疾進，出其不意，士徽震怖，率兄弟六人以降，岱盡誅之，並破其餘黨，士氏在交趾的力量完全摧毀。廣州撤治，復為交州，仍以呂岱為交州刺史，還治龍編。呂岱既定交州，特遣從事朱應、中郎康泰南宣國化，招撫交州以南諸國，林邑（即占婆，越南中圻）、扶南（南圻南部及高棉）、以